

华夏中学生
作文首届大奖赛
获奖作品
精选续集



华夏中学生作文首届 大奖赛获奖作品精选续集

大奖赛评委会 编

中国民主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 北京

(京)新登字156号

责任编辑 海毓城 李 星

封面设计 祝东平

华夏中学生作文首届大奖赛
获奖作品精选续集
大奖赛评委会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邮码 100872

四川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毫米 32开 印张: 8.25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字数: 261千 册数: 1—10000

ISBN 7-300-01329-5

G·143 定价: 3.60元

题 辞

弘扬华夏文化，促进青少年一代健康成长

——杨尚昆

希望小朋友们努力写好参赛的作品

写给华夏中学生作文大奖赛

——冰 心

祝贺华夏中学生作文首届大奖赛圆满成功！

祝愿第二届华夏青少年写作大赛取得更大成绩！

——费孝通

一九九一年九月

弘扬华夏文化，提高写作能力

——王任重

一九九一年九月

寄希望于未来一代

祝华夏中学生作文大奖赛成功

——穆 青

提高文化 大作文章 消除愚昧 民富国强

华夏中学生作文大奖赛

——张爱萍

春风化雨遍神州 叶绿枝新蓓蕾稠

一听东君施放令 万花争艳不胜收

题贺华夏中学生作文首届大奖赛

——陈野苹

华夏青少年写作大赛是我国语文教育的大检阅

祝第二届大赛成功

——陈野苹

一九九一年九月

继承祖国文化传统 宏扬华夏民族精神

为华夏中学生作文大奖赛题

——布赫

首届华夏中学生作文大奖赛

勤学 善思 多写

——任仲夷

能说会写 建设所需 坚持努力 大有可为

——张志公

一九九一年九月

成功者往往起步于中学时代，成功的起跑是胜利的开端，作文连着做人做事，重视作文终生受益。

——蒋子龙

扶植幼苗 培育新秀

祝贺华夏中学生作文首届大奖赛

——高放

贺华夏作文大赛

祝青少年写作大赛

华夏学生 笔笔有神 才若虹彩 两岸钟声

(台湾) 桂冠诗人 范光陵 九一·九·一九

刻苦攻读 提高写作水平

华夏中学生作文大奖赛

——孙毅

大家都来学习写作 奋力宏扬华夏文明

祝华夏中学生作文大奖赛成功

——高 狄

**青少年学好语文，对毕生事业具有巨大作用。举办
全国中学生作文大奖赛，意义深远，值得高兴！**

题赠“华夏中学生作文首届大奖赛”

——秦 牧

华夏中学生作文大奖赛

多读书 多练笔

——黄秋耘

华夏中学生作文大奖赛

幼苗茁壮

——徐怀中

小荷才露尖尖角，校园文学是朝花

题赠《华夏中学生作文首届大奖赛》

——刘绍棠

祝华夏中学生作文大奖赛成功

合抱之木起于毫发 惊世之作出自少年

——于北辰

活记活背 博闻强记

——于北辰

·九九一、九、一九

弘扬华夏文化 振兴伟大祖国

为华夏中学生作文大奖赛题

——邵华洋

(第一届大赛全部题辞影印件见获奖证书。

其余系为第二届大赛题辞。)

目 录

题辞 (1)

- 绿漫井冈 林 夕 (1)
水果店的故事 黄艳梅 (2)
芳草离离 (散文诗集选五) 刘春明 (7)
清明祭徐帅 郭晓政 (11)
寻找十六岁的生活 (中篇小说情节简介) 周晓麓 (16)
国徽驱散少罪魂 陈瑛 (20)
中秋月 苏三省 (33)
中学生社团文学创作忧患录 凌敏 (36)
有山的地方 (蒙古族) 宋 薜 (39)
中越边境纪行 潘培庆 (43)
“民工”忧患录 崔扬毅 冉皓 王晓牧 (48)
寻找自己的天空 邹智勇 (56)
柳园纪事 郭燕婴 (61)
唢呐声声 (满族) 许德彬 (63)
故乡的栅栏门 方黄河 (66)
兰花姐 杨 斌 (69)
新来的班主任 杨铁民 (73)
悼公仆 (苗族) 黄红梅 (76)
没有季节的故事 王新煜 (80)
小窗 胡婷婷 (83)

- 枣树·岁月 姜晓洁 (85)
山药豆 王建国 (89)
我的日本朋友佐藤秀子 苏海威 (94)
牵牛花 徐 超 (98)
月上柳梢头 田 波 (101)
雨祭 陈慧慧 (111)
永远的笑声 林秀莲 (116)
父亲 胡 静 (119)
泉子坪人家 段 红 (121)
岁岁清明 宋海燕 (124)
雨中的身影 林小丹 (126)
童心未酬 孙 芸 (129)
乡魂 (彝族) 赢 春 (139)
天边, 那颗永不逝的星 阎 萌 (141)
调整 汪 荆 (143)
给台湾陈立夫爷爷的一封信 陈 立 (146)
妈妈, 你回来吧 青于兰 (147)
渐 王一木 (149)
肮脏宣言 张志明 (151)
老朋友 江 波 (157)
夕 照 (壮族) 陈永超 (161)
夕 照 王 刚 (163)
绿豆面的记忆 (土家族) 覃黎明 (164)
不 挠 毛 倩 (167)
湖 畔 刘常井 (165)
卖 鱼 高江英 (174)

子母草	修洁	(175)
银色手提箱	宋明涛	(178)
我心目中的大庆	高杰	(180)
阿妹	何立群	(182)
云洞山游记	张翼	(187)
妈妈，我已不是小孩子了	张华华	(190)
弘弟	徐曼	(192)
阿庆婆	韩雯	(195)
你真漂亮	王敏	(199)
惶惑的季节	林小彬	(204)
十八岁的梦与泪	余祥华	(208)
槐花飘零知何处	张素苓	(229)
匆 匆	左宏梅	(233)
升 华	崔玮杰	(237)
续 喜	万军	(240)
我的“精神”胜利法	李军平	(242)
玉鞍金鼓	贾鹏云	(245)
后记		(252)
《小作家》丛书第一辑出版		(253)

绿漫井冈

江西省波阳县 林夕(19岁)

峰顶，谷底，深潭，浅溪，到处是绿。绿在喷涌，那杉、松、竹像一股股自地心射向天空的绿色喷泉。山风吹过，群草点头，绿波由远而近，自近而远，漫过峰峦，溢满谷壑，洋洋洒洒地向天边漾开去。农舍村寨，象娇憨的山童，深情地依偎在绿的怀抱里。

井冈山，如韵的绿。

山里人视山为衣食父母。绿色的大山曾经保护了一颗星星之火，红米饭南瓜汤曾经哺育了第一块革命根据地，更使山里人对大山一往情深。他们在山里开梯田，修公路，建电站，造水库，还办起了木材厂，造纸厂，罐头厂、水泥厂，使古老质朴的井冈山洋溢着现代气息。绿树掩映中的农舍，像恬静的田园诗，抒发着山民怡然自得的心情。剖开的毛竹引来的山水像小溪一样从房前汨汨流过，掬一捧喝，甜得令人不由自主地俯下身去灌个醉。屋边是些果树，多是猕猴桃或金桔。猕猴桃毛茸茸的，轻轻撕去皮，便露出了绿莹莹、水灵灵的果肉，酸甜酸甜的，很好吃。山里人自信地说：“这才是孙大圣吃的桃子哩！”山里人有自己的情趣，爱在门前屋后栽两三丛杜鹃，四五株茶花。春天，杜鹃花开了，远远看去，像在绿纸上不经意抛洒了几点红，如血似焰。秋天，茶花开了，白白的，娉娉婷婷，显得端庄典雅。山里人极少侍弄这些花，任其自然。这些花生命力也强，季节一到就开花，开得热热闹闹的。花开花落不求人解，默默地用生命装点着大山。

重峦迭嶂的井冈山也吹进了山外的清风。海拔1300多米的黄洋界上竖起了直刺云天的电视塔，电视机在山里已经不是稀罕之物，有些年轻人穿上了牛仔裤、滑雪衣。然而山里人古风未泯，热情好客，心如明镜。有客人来时，老人会拿一条长凳让你坐下，给你沏一杯浓郁的井冈茶，然后熟人似地和你聊家常，谈天。如果聊得投机，临走的时候，他一定会把一包用炭火熏烤得乌黑的笋干塞到你手里，任你

怎么推托也不行。

绿是井冈山春的旋律，它感染融化了山里的一切，就连那天上的云、空中的雾、地上的溪，也是绿的。云的绿轻盈飘逸，雾的绿朦胧涵虚，溪的绿透明滑腻，还有那松的凝重的墨绿，竹的明亮的翠绿，银杏的恬静的粉绿……深浅浓淡的绿写出了井冈山生命的内涵和韵律。山外人到了山里，也会像山里人一样深深地爱上井冈山的绿。山里有一批上海人，1958年上山的，当时他们住在农家的阁楼上，喝山溪水，吃红米饭，一日三班开山挖石建电站。32年风风雨雨地过去了，山里人用上了电，他们也老了，有的已经添了孙子。

井冈山雄不如泰山，险不如华山，奇不如黄山，秀不如庐山，然而，它集雄险奇秀于一身。它的美，不在庙宇寺院、文人墨迹的点缀，而在本身的天然质朴；不是孤峰的俊秀，而是绿色群山的壮美。至于山里人绿一般纯净的心地，山一样宽厚的胸襟，更给这种美增添了他山所难得有的灵性。难怪郭沫若说：“井冈山下后，万岭不思游。”这或许是到过井冈山的人的共同感受吧！

（二等奖） （指导教师 盛善明）

水果店的故事

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盐池高中二（2）班 黄艳梅（17岁）

桃树湾有个水果店，桃树湾里的人都这么说。但倘若要买水果，大家却都还得跑到远远的集市上去，为什么？你可就不明白了，因为这水果店并不卖水果，这缘故还得从头说起。从前不像现在的人都叫什么“宝宝”“贝贝”的，都是在名字的末一个字上加一个“子”字，理所当然的，“晓菊”变成了“桔子”，“静丽”变成了“梨子”，“虹桃”变成了“桃子”，“星梅”变成了“梅子”。而我，竟因为迟到这世间几个月，被她们把好名字全取了去，只能被叫做那又酸又涩的“杏子”。有桔子，梨子，桃子，也有梅子，杏子，自然就成了一个“水果店”。桃树湾里也因有了我们而热闹：哭声、笑

声、唱歌声……四五个女孩子在一起，自有无穷的乐趣。如今，一晃十几年过去了，蓦然回首时，才发觉我们都长大了，再也不是那在一起“抓儿子”“跳房子”的时候了，就连我这个小不点儿也长成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了，而她们，也在那“女大当嫁”声中一个个地离开了桃树湾。湾子里少了欢快的歌声、笑声，一时静寂了许多，而我亦在无人的夜晚，时时地想起她们……

“桔子”姐是最早踏出桃树湾的，当时正是我现在这个年龄。婚礼在元旦那天举行，可惜我因补课而未能参加，据说是极其隆重的。那天“桔子”姐也打扮得花枝招展，这我倒是深信不疑的。“桔子”姐本来就长得很漂亮的，那身材，看了让人叫绝，真是多一分见胖，少一分见瘦，长一分见高，短一分见矮，无论穿上什么衣服，都能叫我们姐妹几个品评半日。瓜子脸，白净面皮，无论如何都看不出一点山乡姑娘的味道。而我看那电视广告上的什么“大城市淑女”也不比

“桔子”姐强，更何况“桔子”姐那嗓子，甜甜的，润润的，听了叫人如同六月里喝了冰冻桔子汁一般的舒服。倘唱起歌来，那画眉，百灵是一个也不及的，怪不得“桔子”姐在学校总是当文娱委员。听说成绩也是挺不错的，特别是英语，读起英语单词来让人称羡不已。她的班主任竖着大拇指说：“这孩子以后有出息。”但后来不知什么缘故，“桔子”姐初中还未毕业便辍学了。在家闲居了两年，接着媒人便接踵而来。再后来，“桔子”姐便离开了桃树湾，随一个身价极高的店老板去了。第二年四月回来时，怀里已多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不是说不满年龄不能拿到结婚证么？”我不解地问母亲，“你小孩子家懂什么，有钱能使鬼推磨。”

今年，“桔子”姐牵着活蹦乱跳的女儿回来，已又高高地挺起了肚子。

“不是说女儿不满五岁，不能再生第二胎的么？”我又问母亲，“你知道什么，有钱能……”我知道母亲又要说什么了，于是慢慢地走开了。门外，“桔子”姐正高高地挺着肚子坐在那“幸福125”上，据说已通过“B”超精确测定，怀的是个“龙种”。

.....

漆黑的空中，一颗明亮的流星滑向天际……

二

“梨子”姐是那种小巧玲珑型的，身材虽然矮小些，但那水灵灵的模样却是人见人爱的。其实，单看鼻子、眼睛、嘴也并无特色，但“组合”在那张脸上便不同凡响。走起路来，那盈盈之态，真如“弱柳扶风”。但做起事来，却一扫柔弱之态，又干净，又利落，湾里的人自是人见人夸的。

“梨子”姐比我大六岁，或许年龄相差太多的缘故，和她单独在一起时我竟无话可谈。但母亲却说小时候却是人人都不要，只要“梨子”姐抱的，因而母亲上工的时候，她便颤颤地抱着我，哄我玩，为此还跌了不少跤。于是我对梨子姐便多少有种感激之情，因而常去接近她。比如拿了作业去请教，或者问她英语单词怎么读，有时也会使她的初中水平感到很吃力，便翻出旧书给我查寻。对她，我自然是不同的感情。

可是没过多久，“梨子”姐不知怎么在城里找了份美差事，当保姆。再回来时，穿着打扮便与众不同，越发显得水灵。于是，湾子里的人便认为，“梨子”姐肯定要在城里找个“如意郎君”。以“梨子”姐的漂亮能干，这倒是不成问题的。然而结果却令我们众姐妹以至全湾子里的人都大为惊讶，“梨子”姐决意嫁到一个比我们这儿还要偏僻得多的山村里去，并且那小伙子家境不怎么好，只是听说两个原来同过学，那小伙子正准备在山里办一个木耳场。

去年，“梨子”姐也踏出了桃树湾，没有迎送的队伍，也没有唢呐的喧嚣。第一次回来时，她给我带回一株兰花草，如今那草是越长越旺，并且开出了美丽的花儿。

今年，“梨子”姐再回来时，抱着他们的儿子，取名“盼盼”。听说，他们的木耳场已办起来了……

兰花的清香扑鼻而来，天空中的星星异常明亮……

三

“‘桃子’这姑娘也真是，恐怕有二十四了吧！我们这么大年

纪，娃儿都几岁了呢？”湾子里的老太太们又在那老槐树下议论。

“桃子”姐又有好久没回来了吧？或许再回来时我都快认不出来了。其实，她那些稀奇古怪的装束打扮也存心让人认不出来。你看，爆炸式的头发像把大扫帚，擦粉涂唇的脸上戴上一个大墨镜，那双高跟皮鞋使身材抽得更高，再加上那些没见过的衣服，别说我，就是她父母亲也不一定认得出。不过，在我的记忆中仍能清楚地显现出她的形象。小时候便如男孩子一般地活蹦乱跳，后来被送进城里体校，便愈发跳得厉害。我们都称她为“假小子”，她倒不在乎，常常捧回一个个闪亮亮的奖杯和数不清的奖状，为此我们羡慕不已。但每每看到她身上、腿上那数不清的伤疤时，我们便都不寒而栗。后来，她终因学习成绩不好而回了家，为此我们又是惋惜又是高兴。或许她已经不习惯过农村平淡的生活，于是没多久，她在城里的叔叔便把她带去为她谋了一份工作，但终不能转正，这便成了“桃子”姐最为头疼的事。

“桃子”这孩子也不小了呢，有婆家了吗？”于是有好心的老太太去询问“桃子”姐的父母。“唉，做父母的难呀！上次她回来，我们问起这件事，她支支吾吾不肯说，后来又叫我们准备嫁妆，说只要一台彩电加个冰箱，岂是几个钱的事？再说家里建房子，她都没拿一分钱回来，倒是常回来要，说工资不够用。”少不得一阵牢骚，这亦不能算作奇怪的，城里人，听说一件衣服都几百块呢。

后来，又隐隐约约听人说，“桃子”姐要转正了，也要结婚了……

(四)

“梅子”只比我大四个月，这也足以让我叫她姐姐，我可不干，于是大概从会说话起，我便是直呼其名的，她当然亦是直呼我“杏子”，从不带“妹”字的。两家只隔着一片小竹林，小时候便在一起玩耍，一起被送入小学，虽然后来读中学不在一起，她也因经济问题不能再读高中，但我们还是亲密无间的。每次周末回家，第一个问到的便是她，她也总是在周末的下午便到我家等着我回来。但有时却例外，便是她与她母亲吵架的时候，她便一个人躲在家里，不见任何人，当然我是例外的。

又听见她母亲的高声叫骂声，“你再往她屋里跑，看我不打断你

的腿。”我连忙跑过那片竹林，径直登上那还未粉刷的“绣楼”。“喂，梅子，开门呀！”“你……等会儿！”声音有些慌乱，然后是拖鞋打着地板的声音向这边过来。“回来啦？”她对我笑笑，明显带着一丝无奈。“哦，屋里好像有股味儿。”我的鼻子特别灵敏，“烟味。”她坦率地说，脸上那冷漠的表情使人想起冰。真的是烟味，而且床头的地上还扔着一支燃了一半的香烟。“你——什么时候学会的？”我惊讶地张大了嘴巴。“不知道，太无聊了。”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刚才又怎么了，你妈发那么大的火。”“我那老娘，嗯，气死她也活该。”她的火也一下子被提了起来。“又怎么啦？”她的母亲，我很了解，她们间仿佛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我已感到不奇怪了。“她毕竟是你妈。”我想劝劝她。“她怎么对待我奶奶，我就怎么对她，我奶奶不是她妈吗？你看我奶奶，病成那样子，她管都不管，还骂咧咧说了一大堆。我去看看，她就骂我！”她的胸脯气得一起一伏，我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忽然看见床边的写字台上摊着一叠稿纸，笔帽拧开了放在旁边，“写什么呢？”我随手拿了起来。“随便写写，太无聊。”她也不拦我，我看清楚写的是诗。一张张翻下来，竟有几十首，而文笔的流畅，诗句的优美，全然不像无聊之作。“没想到你还会来这个，这么好的诗，怎么不向刊物投稿，保证中。”她不答话，而是岔开话题：“你看，我的牡丹开得多艳，菊花今年也要开了，月季已经开过了，可惜你没回来。”我也抬头去看，窗前阳台上一溜儿大大小小的香碗被改作花盆，洁白细腻的花纹配上鲜艳的花朵，倒比那些用花盆栽种的要漂亮得多。“香碗都是奶奶给的，她总是很喜欢花的。”望着那姹紫妍红的牡丹，她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风，轻轻地拂过夜的薄纱，树纤细的枝桠与黑黝黝的形体耸入静悄悄的银灰的夜空，满天的星斗静静地凝望着大地，她们——也在聆听我的故事吗？

(二等獎) (指導教師 王忠良)

芳草离离(散文诗集选五)

吉林省辽源市第十九中学初三(1)班 刘春明(15岁)

石

你说你历尽沧桑，饱经风雨，我却一无所知；你说你曾目睹开天辟地的壮举，与天地同寿，我却茫然摇头；你说我前生是牧马的少年，我极力思索却依然困惑；你说我来世必为逍遥的飞鸟，我百般向往却终难摆脱今生的追索。

你是如此的博学，我是如此的浅薄；你的生命是如此的漫长，我的人生是如此的短暂。我怎能理解你的往事，你的梦；我怎能知道我的前生，我的来世！

从此，你便不说。

也许，你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可是你只能永远做这个斑斓世界的旁观者——无论你生命的河有多么漫长。

可我不，我将很充实、很幸福——无论我人生的路有多么短暂；也无论前生，还是来世！

不落红

秋风渐紧，院里的满坛红花却仿佛正处在生命的最盛时刻。

甬路旁的两排杨树下翻卷着黄叶。这白杨树，它有抗击秋风的决心，却是满脸颓唐的神色——纵然保住了性命，也失去了点缀秀发的叶。

那边的一株垂柳也不甘秋风的压服，一反春日的娇柔模样，只无情地扬它的鞭——怒打这不再像早春时那样恭维它的风！然而，不一刻这垂柳也只能任风摆布了——总担心吹皱了玉手破坏了淑女容颜。

听听南飞雁的哀鸣吧：“秋风便是秋天的主宰，它将征服一切！”

天高云淡，万物萧然。

独有这一坛红花，彼此手挽手，壮烈地走它们生命的路。对秋风坦然一笑——能奈我何！既然生命之火还不该熄灭，就努力让它继续燃烧。偶尔微叹，叹那白杨的颓然，叹那垂柳最终的折服。

它坦然地笑，坦然地开放！

这红花呵，你莫说它高傲，它敢于对抗暴虐的秋风，就让它高傲一些吧。红花原就是热烈、奔放的，即使明天凋零，也要豪放地度过今宵。秋日的红花，不羡牡丹的桂冠，也不怨命运的不公。只在这秋风中向天独笑。我们岂能不因它的高傲而肃然起敬！

这红花呵，你莫说它俗气，它决不是尘世泛泛的红色。不是霓虹灯下女模特镶金边的红旗袍；也不是一池碧水中游泳的女孩子艳红泳装；更不是有壁炉的客厅里的红地毯，它是秋风里的红花！用它心中的火去燃起万物的热情！

天 真

薄云淡描着天，微倾着细雨，窗棂畔斜倚着穿花裙的女孩，仰头高举着银针，向路上匆匆的行者，送去一个得意的微笑，也独我回报了这一笑——一个依恋的眼神，给她，也给我的童年。

细雨更密，雨滴被银针刺破，又缓缓滑向大地，她又看我——眸子里满是疑惑。我，只有一笑，早有一个答案，回答她，与曾经也如此疑惑的我：

傻傻的小妹妹，收回你的银针罢。那雨是雪花仙子思念童年与母亲的泪珠，岂能让它串成你欢乐童年的珍珠项链……

风声渐紧，大约她听不见，姑且不说罢，让她自己去悟……



秋风里依然是她，从不抛弃荒凉的土地。面对一无所有的黄土坡，没有抱怨、没有叹息，只有似水柔情、绵绵依恋，只有一支轻轻的歌谣，宛如一段平常的往事。

呵，云儿，我猜得出你究竟是谁幻化的影子，——一个千百年前在竹林小溪旁浣纱的女孩；或是千朵莲花山上一片无根的石。